

人文
学术

张 辉 宋炳辉 主编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

戴从容 著

当代英语文学的 多元视域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iterature

复旦大学出版社

戴从容 著

当代英语文学的 多元视域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iteratu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英语文学的多元视域/戴从容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5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张辉, 宋炳辉主编)
ISBN 978-7-309-11989-3

I. 当… II. 戴… III. 英语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8894 号

当代英语文学的多元视域

戴从容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 字数 255 千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989-3/I · 958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总序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终于将陆续与读者见面。从动议编辑这套文库到如今变成现实,其中真是颇多可感怀之处。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是“中生代”比较文学学人一次小小的集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我们献给自己师长们一份迟交的作业;“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又是我们给各位同仁、乃至更年轻同行们发出的对话与批评的邀请。

多年的酝酿筹划、多年的协同努力,使我们逐步将自己的工作与更深远而广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联系了起来,并开始慢慢融入其中。作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接受系统学术训练的“新一代”比较文学学人,我们深深知道,自己的每一点成长与进步,无不受惠于祖国的开放改革,受惠于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受惠于同辈间的切磋琢磨。我们是这十五年、三十年乃至更长时段文化积淀的受益者,也是一批如饥似渴的学习者和无比幸运的历史见证者。我们也许注定是行色匆匆的“过客”,但我们却也应是承先启后的“桥梁”,必须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而这里记录的正是我们探索行进的脚步,也是我们对自已所从事的学科一点微末的贡献。

百年中国文学“走向(进)世界”的历程,给了我们思考过去、筹划未来的“底气”;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发展,为我们准备了难能可贵的学术资源和不可或缺的学科建制。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以之与我们所属的学科名称相呼应,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打破界限,超越学科、语言与文化的限制,乃是我们比较文学学人的使命乃至宿命。是的,我们无疑拥有不同的学术爱好、志趣和观点,但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把我们联

系在了一起——那就是,我们必须在世界的语境中,以比较的眼光,从多学科对视域,面对并尝试回答我们所浸润其中的文学与文化问题。

“德不孤,必有邻。”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身处富于活力和学术追求的知识与精神共同体之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无私帮助;也得到了具有远见卓识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们要送上我们衷心的谢意。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与这套“文库”相呼应,《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辑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讲座系列”等姊妹项目也已次第启动。

在“文库”陆续面世的这个特殊时刻,先贤们的声音似乎又一次在我们的耳畔响起。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陈寅恪先生则说,华夏文化的崛起须“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出,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响应先贤的号召,集结这套文库,仅是我们的一种尝试。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取今复古”“扩大恢张”的行列中,贡献他们的智慧与力量;希望我们会有继续编辑以后各辑的荣幸。

是所望也,谨为序。

编者

2013年5月初稿

2014年4月修订

目 录

第一辑 詹姆斯·乔伊斯与小说

谁读乔伊斯	3
乔伊斯与自传性小说	31
乔伊斯的经典与色情	46
乔伊斯与形式	55
用形式获得自由	74
人类历史的语言	95
《凯尔斯书》的启示	99
另一种原罪	108

第二辑 谢默斯·希尼与诗歌

诗歌何为	125
“什么是我的民族”	141
民族主义之后	160
诗意的注视	173
丰饶角与空壳	190

第三辑 《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翻译与思考

实验性文学的实验性翻译	215
翻译天书	229
《芬尼根的守灵夜》译本的注疏模式	238
翻译中的注释	244

第四辑 当代随笔

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255
自由的退让	264
在后大屠杀时代写作	273
真我在别处	282
夹缝中的西尔维亚	288
女性的完美	292
大众社会的分裂人格	295
永远的漂泊者	298
如今他乡亦故乡	301
沉默也是一种罪	304
痛苦应该说出来	307

第一辑

詹姆斯·乔伊斯与小说

- 谁读乔伊斯
- 乔伊斯与自传性小说
- 乔伊斯的经典与色情
- 乔伊斯与形式
- 用形式获得自由
- 人类历史的语言
- 《凯尔斯书》的启示
- 另一种原罪

谁读乔伊斯

一、初出茅庐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出生在爱尔兰的首都柏林,《爱尔兰时报》曾不无自豪地称这个城市为大英帝国的第二大城市^①。不过这不是根据人口算的,因为直到1911年都柏林包括郊区人口也不过40.44万^②,而那时加尔各答已有上百万人口。不过在政治上,都柏林作为英国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首都,确实可以位居第二。而正是这个地位重要但人口不多的“小”城市,这一特殊的生活空间造就了乔伊斯特殊的文化际遇:一方面与大城市的冷漠不同,在都柏林城里,“天才”依然能够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另一方面,这个城市虽小,却是当时各种政治和文化矛盾的汇集地,生活和思想有着小城市不具备的重要性,甚至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正是这一特殊的生活环境使得毫无家庭背景的乔伊斯在20岁就得到了都柏林一些文化名流的帮助。当然也应承认,年轻的乔伊斯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18岁就给英国的著名刊物《双周评论》的主编写信,询问该刊是否会要一篇评论易卜生的文章,而且更奇妙的是他竟然得到了主编肯定的答复并将文章发表出来。乔伊斯也积极抓住机会,立刻动身去伦敦拜访了主编考特尼和易卜生的英译者威廉·阿彻,并意气风发地写了个剧本请威廉·阿彻看,没有得到阿彻的赏识

① A. J. Christophe, "The Second City of the Empire: Colonial Dublin, 1911,"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3, 2(1997), pp. 151-163, p. 151.

② 1871年都柏林24.6万人,另有郊区人口33万。

他并不灰心,又把诗作整理成集寄给阿彻。他还用挪威语写了一封长信给易卜生,当然没有得到答复。

大学毕业后乔伊斯准备跻身都柏林文学界,他非常聪明地选择乔治·拉塞尔作为他的介绍人。拉塞尔在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年龄最小,也没有叶芝那样的名气,但他出道很早,在叶芝等通神论者的圈子里也非常活跃,这让他既有可能关注乔伊斯这样一个毫无名气的年轻人,又有足够的能力将乔伊斯介绍进都柏林的文化圈,而且拉塞尔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虽然并不完全情愿。

拉塞尔其实并不喜欢乔伊斯的自负,他曾说就算给他一亿英镑他也不要做乔伊斯的弥赛亚,因为乔伊斯太喜欢挑别人的毛病了。但拉塞尔显然非常大度,也显然喜欢传播新闻,他见了乔伊斯后就立刻写信给叶芝、给爱尔兰艺术家萨拉·珀泽、给美国出版人托马斯·莫舍、给格雷戈里夫人,称乔伊斯是“新一代的第一个幽灵”,有着只有叶芝能够超过的文学才华,并成功安排叶芝和乔伊斯见了面。这次见面也颇具戏剧性。当时叶芝已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化圈子是乔伊斯根本无法企及的,但这次见面却是乔伊斯在处处指责叶芝,说叶芝对政治事件、民间传说、历史背景的关注只是灵感衰竭的标志。叶芝也觉得乔伊斯没有礼貌,但乔伊斯再次幸运地遇到一个心胸宽大的人。叶芝分手后给乔伊斯写了一封长信,肯定乔伊斯的诗歌才华超过同时期的都柏林年轻人。叶芝觉得自己现在能为乔伊斯做的就是把他介绍给其他与乔伊斯有着类似开端的人,让乔伊斯向他们学习^①。当然叶芝做的不止这些。16年后,当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14)产生较大反响之后,叶芝对自己曾经对乔伊斯“有用”^②还是不无得意的。

① Stanislaus Joyce, *My Brother's Keeper*, Richard Ellmann,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8, pp. 208-209.

② Robert H. Deming, ed., *James Joyce: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172. 本文凡引自该书的内容皆直接在文中括号内标注页码。

二、精致的诗人

叶芝当时觉得乔伊斯更适合成为一位法国文学研究者,因此把诗人、评论家和编辑亚瑟·西蒙斯介绍给乔伊斯,因为正是西蒙斯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将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介绍到英国,相当于在伦敦文学圈和巴黎文学圈之间架起了桥梁。不过出乎叶芝意料的是,西蒙斯却成了乔伊斯早期作品的庇护人。正像庞德促成了乔伊斯后期作品的出版,西蒙斯首先帮助乔伊斯出版了他的诗集《室内乐》(1907)。在给出版商的推荐信中西蒙斯说,这部诗集“是我这些年读过的所有新作中抒情韵味最真切的。”(36)《室内乐》出版后,西蒙斯又遵守诺言给乔伊斯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称赞每首诗都是那么“优美、坚定、精致,同时又充满了音乐和暗示”,建议所有喜欢诗歌的人都去买一本。西蒙斯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只有《室内乐》这样的诗才真正称得上诗。坦白地说,乔伊斯的诗歌没有他的小说出色,只不过是一些优美流畅的小夜曲,缺少乔伊斯的散文作品所具有的思想力度。西蒙斯给这部诗集如此高的肯定,与其说出自公允的文学评判,不如说出自提携后进的善意。

《室内乐》虽然引起一些关注,但与乔伊斯的小说相比影响小得多。不过乔伊斯当时对这些评论非常在意,不但将所有评论收集整理、装订成册,还找人把它们印出来,并把它们的摘要放入1914年出版的《都柏林人》前面。乔伊斯是否像他后来的传记者艾尔曼说的给每位评论者写感谢信尚未可知,但至少他给其中的两位评论者写了感谢信,而且乔伊斯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这不仅是表达谢意,也是乔伊斯赢取媒体关注的一个策略。乔伊斯一方面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和创作原则,另一方面用社交的手法与媒体保持沟通。这种做法不管是否值得肯定,至少比用自己的作品迎合社会,用媒体的标准改变创作要睿智得多。

从乔伊斯保存下来的摘要看,这些评论主要对其诗歌的音乐性

加以肯定,“单纯”“优美”“优雅”“精致”“清新”“具有旋律感”这些评语随处可见。直到1918年《室内乐》再版,那时乔伊斯已经出版了他的小说《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戏剧《流亡者》(1918),才有评论开始承认这部诗集具有思想性。不过即便如此,评论者也称其中的思想是转瞬即逝的那一种。此时的评论大多对《室内乐》不大宽容,当然这时的不宽容正是对一位真正作家的更高要求,而不像早期评论那样更多是对一个文学青年的宽容和鼓励。

三、天才的都柏林人

1914年,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波折,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终于出版。《都柏林人》一波三折的出版过程已经引起了都柏林文化圈一些人的关注,正式出版后更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威廉·西蒙斯专门写信祝贺,称这本书充满爱尔兰味道,细节上刻画入微,语言上一语中的并意味悠长。西蒙斯这个评论准确抓住了乔伊斯用诗一般凝练精准又含义深远的语言写小说的特点,这个特点在他后来的所有小说中都体现出来,而且正是这一才华使乔伊斯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文学实验,他的作品永远表现出经典文学的隽永品质。

最早对这部作品做出评论的是《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刊于《都柏林人》正式出版三天之后,不过这位评论者显然没有完全看懂《都柏林人》,因为他认为在《死者》中加布里埃尔的妻子的心已经永远给了早年的恋人。这一过于浪漫主义的看法表明评论者既不懂乔伊斯,也没有理解《都柏林人》,所以难怪该评论者抱怨《都柏林人》中的故事“线索单薄得都找不到”(60)。不过作者承认乔伊斯写得还是令人佩服的。两天后又出现了一篇评论,该篇评论批评乔伊斯对社会的看法太灰暗,呼吁“生活有那么多美丽、有趣、有教意、令人开心的东西,我们不应该随便纵容那些只看到生活的肮脏、卑劣的一面的人”(61)。不过作者同样承认乔伊斯有着出色的观察力和卓越的表现力,了解人的内心世界,人物刻画准确生动。但是作者认为正因为这

样,乔伊斯更应受到谴责,因为这样的才华“应该用于更好的目的。”(61)不过也有评论对《都柏林人》高度肯定,虽然该篇评论的作者显然从未听说过乔伊斯,说他鲜为人知,却称乔伊斯为天才,认为《都柏林人》有着与众不同的面貌和手法。这篇文章还准确指出乔伊斯在描写时让人物本身说话,不管人物的对话多么唠叨,多么鄙陋,乔伊斯都用一种不动声色却完全具有表现力的方式把它们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

这时期最有力量的评论是美国诗人庞德在《自我主义者》上发表的《〈都柏林人〉和詹姆斯·乔伊斯》。在这篇文章中,庞德首先将乔伊斯与当时大多数的英国作家相比,称《都柏林人》超越了英语文学中弥漫的那种狄更斯式的漫画手法,克服了叙述上的拖泥带水,“他像事物所是那样呈现生活。不受那些无聊看法的束缚,那些人以为无论哪类生活,要显得有趣,都必须具有传统的‘故事’形式。自莫泊桑之后我们有太多的人努力写‘故事’,却太少有人去表现生活。”(67)其次,庞德将《都柏林人》与当代爱尔兰文学作品相比,认为《都柏林人》不像当代爱尔兰作家一样一味描写凯尔特的神话和乡村生活,相反,乔伊斯完全有能力抓住特殊题材中包含的普遍性。乔伊斯写的是都柏林人,表现的却是所有民族共有的情感和问题。最后,庞德将《都柏林人》与美国当时正盛行的意象派创作相比,认为即便在这个层次上乔伊斯也高出一筹。乔伊斯与意象派一样强调语言的浓度、精练、意味深远,摒除一切不相干的东西,但乔伊斯在意象的选择上更严格。虽然乔伊斯也会选择一些琐碎的细节,但这些细节其实是为艺术效果做铺垫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乔伊斯能很好地把握住选择的尺度,而意象派作家却最终让人生厌。因此庞德总结说,乔伊斯属于1910年代这个当下时代,超出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头十年的大多数作家,在当代英语小说中占据着不容置疑的位置。庞德的这种看法后来也被叶芝接受,叶芝到1915年也开始称乔伊斯是一位天才(79),称《都柏林人》表明乔伊斯肯定会成为“一位创造新形式的伟大小说家”(79)。

不过,虽然乔伊斯得到庞德或叶芝这样伟大的作家的赏识,英国政府或出版社请来评估他的作品的却往往是传统观念较重的人,他们保守的文学品味使得乔伊斯在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经济上的资助。比如1916年英国首相的秘书向爱尔兰小说家乔治·莫尔咨询乔伊斯是否可以享受政府津贴时,莫尔就认为《都柏林人》的成就并不能保证乔伊斯会继续写作并写出杰出的作品。

事实上,《都柏林人》的艺术手法并非乔伊斯的独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法国作家福楼拜的美学原则。他那含蓄、象征、不做评价、叙述者隐蔽和内部聚焦的艺术手法在当时的英语文学界显得格格不入,但对已经习惯了福楼拜和莫泊桑的法国文学界来说则很容易理解。正因为如此,法国小说家和评论家埃德蒙·雅鲁就对有人批评《都柏林人》的主题过于“灰暗”感到奇怪(69)。不过,乔伊斯在法国文学界声名鹊起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瓦莱里·拉尔博的极力推荐,二是《尤利西斯》(1922)在法国出版时在知识圈引起的骚动。

拉尔博家族经营着法国著名的维希和圣约尔矿泉水,拉尔博从小就活跃于法国上层社会,广泛游历于欧洲各文化圈。他不仅自己是作家,而且俨然代表着上层文化圈的品位。拉尔博与乔伊斯是在莎士比亚书店店主希爾维亚·比奇女士的安排下见面的,那是1920年圣诞节前的下午,因此充满了节日的快乐气氛。不过拉尔博真正成为乔迷是在比奇女士寄给他连载着《尤利西斯》的《小评论》杂志之后。杂志寄出的第一个星期毫无反应,然后比奇女士就收到拉尔博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自己已经为《尤利西斯》疯狂了,称自从读了这本书后他就激动得无法写作、无法安眠,并称《尤利西斯》像法国作家拉伯雷的作品一样“伟大、广博、人性化”^①。由于拉尔博的看法在法国评论界有较大影响,所以《尤利西斯》还没正式出版就已经在法国文化界引起了骚动。正是《尤利西斯》的声望促使法国评论者对

^① 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499.

《都柏林人》1926 年的法译本也比较关注,一篇法国评论就称如果不是因为乔伊斯是《尤利西斯》的作者的话,这些短篇小说根本不值得推荐。

四、青年艺术家

乔伊斯的四部小说如今被认为代表着他的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但由于它们在表现形式上的创新,每部小说刚出现时总会带来一些不解,今天被认为精致如艺术品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同样如此。早期评论者对乔伊斯作品内容的概括有时会让人哑然失笑,今天看来已经简单的技巧当时却让评论者们云里雾里,完全把握不住叙述的主线。比如《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17 年出版后,英国的《每人杂志》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说这本书是“耶稣会士们对年轻人所受教育做的研究,有力得令人吃惊、肮脏得不同寻常”(85),并说,到了结尾这个年轻人疯了。当然评论者也承认因为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有点儿太转弯抹角,英语读者很难一下子明白”(85)。

1916 年时杜克华兹出版社曾请英国作家爱德华·加奈特对《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否值得出版做出评估,加奈特的意见是这部作品里有太多“冗长”的段落,对普通读者来说会显得非常乏味,因此他说“作者必须修改后送来重审。它太东拉西扯、结构不清、毫无节制,丑陋的东西和丑陋的词句太刺目”(81)。加奈特有一个评语值得注意,就是认为这部作品太“不合习惯”(81)。虽然加奈特也承认《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在场景、人物及时代性上都有可取之处,也有很多“让人好奇”的画面可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但这个“不合习惯”足以让他劝说出版社拒绝出版这部作品,杜克华兹也确实这样做了。不知道若干年后,当《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靡声海内外的時候,他们是否曾为与一部杰作失之交臂而后悔。

对于英国出版界的短视,庞德在 1917 年《自我主义者》上撰文直

接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称“英国一般出版商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憎恨优秀的散文作品”(82)。庞德认为对《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欣赏是与新的智识团体的出现相连的,这个团体得不会被任何统治性教条或理论束缚,因为“我们无法用那些来自旧作家的标签精确地定义新的作家”(83)。在庞德看来,乔伊斯的作品已经不仅仅是文学技巧是否出色这样的纯文学问题了,读不读乔伊斯的作品也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进步,“如果更多的人读乔伊斯先生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都柏林人》中的某些故事,今天爱尔兰的问题或许会少一些”(8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庞德认为“清晰的思想和健全的心智依赖于清晰的散文作品。它们密不可分。前者产生后者。后者保存和传播前者”(84)。庞德甚至认为当下欧洲的混乱正是因为德国没有好的德语小说。

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虽然没有庞德那么激动,但也对《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加以肯定,称这是一部“不应错过的书”(86)。威尔斯在当时英语文学圈的地位对确立乔伊斯在英国的声望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作为资深作家,威尔斯看出了其他评论者未看出来的东西,即《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典型地刻画出“海峡对面那些鲜绿色的年轻人在教育和传统上都与信奉自由主义的英国人大不相同”(88),书中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也与任何现代环境中接受教育的男孩的经历大相径庭;另一方面,作为传统作家,威尔斯指出了乔伊斯的若干艺术手法与传统小说的差异: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的跳跃缺乏任何线索来暗示时间或地点的转换;小说结尾处叙述人称突然从第三人称转变为第一人称;不用引号标示人物的对话。对这些新手法有的威尔斯认为合情合理,有的威尔斯相当诚实地承认他自己读着也觉得无聊,因此非常好奇其他读者的感受。

除了庞德和威尔斯这样的知名作家外,同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文学世界》《曼切斯特卫报》等英国、美国、爱尔兰、意大利的刊物上还出现了17篇评论文章,与乔伊斯之前出版的作品和次年出